

索南达杰像一只愤怒的藏羚羊奋起反击,一名歹徒倒在他的枪口下。可是,一颗罪恶的子弹,打中了他的大腿动脉。

可可西里有两个月亮

——“车轮上的行囊”之三十三

□黄俊生



心在路上

也许是冥冥之中的安排,我们离开珠峰大本营,本想从川藏北线进入川西,但川藏北线中断,只得绕行1000公里,走青藏公路,经过沱沱河,在不冻泉南下,顺着楚玛尔河和通天河到达曲麻莱,然后沿着文成公主进藏的唐蕃古道到昌都,由此入川。于是,我们邂逅了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,听到了一个英雄与一群藏羚羊的动人故事。

今夜是中秋。适才经过唐古拉山口,我看到风雪弥漫中的青藏高原上空,悬挂一颗又大又圆的月亮,朦朦胧胧,带着毛边。随后,经过楚玛尔河时,正好看到那颗月亮向河里撒下一把碎银,河面上跳跃着晶莹的波光。

路过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和昆仑山口杰桑·索南达杰烈士纪念碑,我们停下脚步,静静地站着,看着,想着。风很大,雪很猛,保护站的石碑、昆仑山口的纪念碑、连同低垂的月亮,都被积雪覆盖。风声里,似乎传来枪声、呐喊声、动物悲鸣声,一个童稚的声音响起:“可可西里有两个月亮,一个月亮在天上,一个月亮在楚玛尔河里。”

可可西里在青海玉树西部,与西藏羌塘无人区、新疆阿尔金山无人区形成三大无人区。这地方,除了高山、湖泊、草原、雪峰、沙漠以外,荒无人烟,苍凉恐怖,是地球上最后一片与人类文明隔绝的世界。一些探险者把穿越羌塘和可可西里作为终极目标,带上帐篷,开着汽车,骑着自行车,去征服生命的禁区,不少探险的脚步就此终结在冰河、流沙、风暴里。不过,这里却是野生动物的天堂,生活着野牦牛、藏野驴、白唇鹿、棕熊、雪豹、天鹅、藏雪鸡、沙狐、岩羊、秀雀等,有二百多个种族,其中藏羚羊知名度最高。藏羚羊知名度高,是因为它们的悲惨命运。

我在藏地看到过很多次藏羚羊,甚至见到过藏羚羊迁徙的壮观场面。起初,我分不清藏羚羊与藏原羚,后来发现,藏原羚有个特征,屁股上有一块较大的白色臀斑,心情愉悦时,它们喜欢扭动后臀,显摆性的白屁股。藏羚羊比藏原羚体型略大,是人们疯狂屠杀的对象,因为,它们的绒毛是编织一款名叫“莎图什”披肩的原料,编织一条披肩,要牺牲三到五只藏羚羊。轻软纤细、保暖性强的莎图什披肩,在欧美市场售价高达上万美元。市场的拉动,扣响了射向弱小生命的扳机,贪婪的盗猎者像雪崩一样扑向楚玛尔河,可可西里上空弥漫着呛人的血腥味,成千上万的藏羚羊,倒在血泊之中,没几年,可可西里百万只藏羚羊,锐减到不足两万只。一个可怜的生命群体,走到灭群边缘。

遏止藏羚羊灭群脚步的,是一位叫索南达杰的康巴汉子。索南达杰是玉树地区治多县委副书记,兼任治多县西部工委书记,他组建了我国第一支武装反偷猎巡山队。1994年1月,索南达杰带领“野牦牛”武装巡山队四名队员,深入



到藏羚羊冬季栖息地巡逻,抓获了两伙偷猎者。索南达杰派两名队员押送受伤的偷猎者赶往格尔木治疗,自己和另两名队员押送18个偷猎者和七辆汽车。

在太阳湖附近,他乘坐的汽车轮胎坏了,等修好轮胎赶来时,偷猎者已将两名队员打昏捆起来,车辆排成弧形,子弹上膛,枪口对着索南达杰的方向。一时间,大雪峰上枪声四起,子弹乱飞,车灯照射下,索南达杰像一只愤怒的藏羚羊奋起反击,一名歹徒倒在他的枪口下。可是,一颗罪恶的子弹,打中了他的大腿动脉。

夜色苍凉。繁星圆睁眼睛,目视了这一幕。一颗流星划过夜空,瞬间照亮苍穹。两百公里外,牧民德吉达娃起身查看羊栏,看到楚玛尔河上蛰伏一个又大又圆的红月亮,忽然,远处传来藏羚羊凄厉的鸣叫声,红月亮被藏羚羊的呼唤拽出来,挂上了雪山顶。

月亮无声,沉下又升起。五天后,增援人员赶到,他们看到一幅悲愤的画面:一尊冰冻的雕像匍匐雪地,雕像双目怒睁,右手握拳,左手拉枪栓。雕像身后的卡车里,有1300多张藏羚羊皮。

索南达杰的妹妹扎巴多杰一头扑倒雪地,泣不成声,他似乎听到一个声音在耳边轻轻地却又坚定地说:“如果需要死人,就让我死在最前面。”

可可西里太阳湖边,倒下了中国第一位为保护藏羚羊而献出生命的官员。再过三个月,是他四十岁生日。

在昆仑山口,我像藏民虔诚地转寺转塔一样,围着杰桑·索南达杰烈士纪念碑转了一圈又一圈。我想起著名作家王宗仁的短篇小说《藏羚羊跪拜》的故事:

一天傍晚,一个老猎人发现一只肥硕的藏羚羊,他惊喜地举枪瞄准,正待扣扳机,忽见藏羚羊流着眼泪,深深地跪拜下去,似乎是哀求老猎人放过自己。老猎人不为所动,无情地扣响扳机。

藏羚羊倒下了。

老猎人在解剖藏羚羊时,惊讶地发现它肚子里孕育了一个即将出生的小生命。老猎人怔住了,他忽然明白,藏羚羊之所以跪拜,是求他放过自己的孩子!老猎人垂下了头,把母子俩深深埋葬,然后,转身消失在可可西里雪原,从此不知

所终。

王宗仁写道:“天下所有慈母的跪拜,包括动物在内,都是神圣的”。

藏羚羊的跪拜,就像索南达杰英勇献身一样,有如一记重锤,击中了人们情感最脆弱的地方,震醒了一颗颗昏聩的心灵。索南达杰流尽最后一滴鲜血的那年春节,治多县全县没有过年,没有歌声、没有舞蹈、没有请客喝酒、没有转山转湖,他们请来了活佛,为这位悲壮的藏族汉子举行了火葬——藏族的习俗,人死后一般天葬或水葬,而火葬,是给活佛的规格。

索南达杰牺牲后,他的妹妹扎巴多杰辞去官职,接任索南达杰生前职务,成为“野牦牛”队第二任队长,两年后,他也倒在自家门口血泊里。扎巴多杰的儿子、索南多杰的外甥秋培扎西,继承父辈遗志,成为可可西里新一代巡山人;环保志士杨欣为建立可可西里自然保护站而四处奔波,他说,“如果还需要死第二个,那就从我开始。”可可西里第一个自然保护站落成的那天,索南达杰的父亲和他的妹妹,将他的骨灰撒在可可西里,他的灵魂,化为可可西里山头一条哈达云,楚玛尔河畔,一双眼睛仍然炯炯注视着这方生生不息的土地。

“我们从内心深处怀念和理解杰桑·索南达杰。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在肩负人类的重托,保护藏羚羊。我们也认识到,保护它将会有流血牺牲。我们认定今天的艰苦奋斗,必将换来明天的光辉灿烂!”野牦牛队队员们每次出征前,都会在索南达杰遗像前宣读誓言,这誓言,闪耀着人性的光辉,镌刻在荒无人烟的土地上,激励一批又一批志愿者踏着索南达杰的足迹,走向可可西里。1995年,“可可西里省级自然保护区”成立,1997年,“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”成立,2016年,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将藏羚羊的受威胁程度由濒危降为易危,2017年,可可西里申遗成功,成为中国第51处世界自然遗产,可可西里生态环境保护进入新纪元。

如果没有走过青藏线,如果没有在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和索南达杰烈士纪念碑前凭吊英灵,我也许不知道可可西里的夜空是那么美丽。可可西里有两个月亮,一个月亮在天上,一个月亮在水里。天上的月亮,随时序变化而阴晴圆缺,而另一颗月亮,在楚玛尔河里讲述一个英雄与一群藏羚羊的故事。

夏天的晚上,手举点着的蒲棒子,走在路上去别人家听故事。烟是袅袅的,味是清雅雅。

不像熏蚊子,倒像在做一件雅事,实在称心如意!

菖蒲

□低眉



草木物语

“扬之水,不流束蒲。”初夏的早上,我念《扬之水》,唇舌上轻轻滑过细微、荡漾的音节,一条悠扬的、有微澜的眼神的河流,从眼前滑过。这眼神,属于一个爱意深沉、心怀忧伤的戍边男子。夕阳西下,星汉浮沉,流水汤汤,菖蒲渐没。他思念自己远在天边守着月亮不尽愁眠的女人。这样的思念,因了这反复咏叹的调子,更觉空茫,旷远,含蓄。愁肠百结,若不尽之缓缓流水。哎呀——,他和她之间啊,何止只隔着眼前的看得见的事物:水流和菖蒲。更有一眼不能望尽的:山川逶迤,黄沙漠漠,不知什么时候才能结束的战争……

乡下人不念诗经。但是不妨碍我们喜欢菖蒲。菖蒲真的是一种好东西。带给我们的趣味,根本就不在于它在古诗词里的象征意味。也不在于它的诸多食用药用价值。在于什么呢?

点蒲棒子! 西沟边长有很多菖蒲,形

象同芒草差不多,叶子长,瘦。但西沟边野气。地方是阴的。隐隐像有什么不幸。到了那儿总感到像刚发生过什么不好的事。又像是立刻就会有什么不好的事要发生。那里死过一个寻死的人。沟塘也多年不挑了。淤泥黑咕噜唧。细伢儿总是伙了一起去了。

菖蒲临水而居,清清寂寂,身上有仙气,也有剑气。谁是菖蒲,谁是芦苇,往往分辨不清。不要愁,有你分得清的时候。待到炎夏,去沟边看就是了。那中间有蒲棒子的便是菖蒲! 实则上呢,要的就是蒲棒子,分不分得清它的叶子又有什么要紧,更不要管它开不开花。那蒲棒子,尺把来长,圆柱形,褐黄褐黄,茸茸的。从青映映的蒲叶间高了出来,伸向天空,并不显得肉头肉脑,倒像有清仙气,总是会令人想起一个道士,穿着袍子。踩过薄薄的水,去到菖蒲边,拿手掰了那蒲棒子呗。

有多少掰多少,嫌少不怕多。一路走一路唱,扛回了家。放在窗户上晒晒,晚上就可以拿来做点。

夏天的晚上,手举点着的蒲棒子,走在路上去别人家听故事。烟是袅袅的,味是清雅雅。不像熏蚊子,倒像在做一件雅事,实在称心如意!

大人有时也会问你借:

“把你的蒲棒子借我熏下子?”

“不信!”

“头倒落掉了罢! 牵你上轿不上轿,要爬上了轿! 拿来!”

事实上,蒲棒上的花粉可以入药,通常被人们称为蒲黄。蒲黄煎剂具有一定的降压作用,能够增加肠道的蠕动。而蒲棒,拿它来熏蚊子真的有点浪费了,它最显著的药效就是消炎止血。蒲棒上的蒲绒,据说还可以做成枕头。但是这事我没干过。小时候没干过。现在也不想干。有些事,听听就行了。

我也是才知道,原来菖蒲水底的假茎,还是一道菜,叫“蒲笋”。“夹堤杨柳绿依依,傍水人家篱落稀。小妇携篮卖蒲笋,得钱含笑入荆扉。”写的就是卖蒲笋的小女子。据说蒲笋脆爽清雅,饮酒后更是“食之大美”。什么时候难得试不可。但是,蒲笋到哪里去找呢? 没得了,找不到的了。

昨天回老家,看到那个喜欢结蒲棒子的西沟,早被浮萍杂草堆满了,颜色绿沉沉的,形象是厚耷耷的,臭烘烂泥的味! 西沟,堕落成了个什么样子啊,流都流不动了。更别说出蒲笋了! 据说,它马上要被填沟填起来了。



那些被逐渐遗忘的,它们既然能被时间暂时压制,就一定能再随时间而水落石出。

后会有期

□维愚



音乐私语

假期结束了,我的同事们都很焦虑。一年胜似一年地,几乎没有期间待工作。为自我实现也好,为增加收入也罢,停留在人们脑海里的全是麻烦和畏惧。我在假期里唯一一次和爱人起争执,就是因为工作。

我们都不知该如何是好,更可怕的是,我们没办法说清楚自己在畏惧和焦虑什么。

就连我们都弄不清楚。

我们能在几十人甚至上百人面前侃侃而谈,却在面对彼此时只剩叹息,在生活本身面前,我们的语言贫乏至极。明天不等于未来,道路虽然只有一条,可永远被黑暗和雾气笼罩。

假期里读了黑塞的《德米安》,里头讲了一个少年的心灵成长历程,我翻来覆去地读,只读得懂前一半,因为那一半里头有我。我没读懂后一半,就好像少年时的我跟在主人公那样一个成年人后面走,走到一半跟丢了,他自己越走越快,找到出路,而我甚至无法想象他是怎么找到出路的。

德米安说,既能看到世界的光明也能看到黑暗的人,额头上都有相似的记号,他们会彼此相认。我知道有些人原先有,长大后把记号弄丢了,有些人原先没有,慢慢就有了,有些人则一直没有,只有极少部

他从幽径走来,深绿亮黄的树林中,一袭灰黄僧衣,一串正红佛珠,红色包袱分外醒目。

秋山人似画中行

□江徐



坐看苍苔

春来秋往,忽然想就近去看看山中秋色。

狼山正门在重建,绕了一大圈,拾级而上,到山顶的广教寺大门已是午后一点。这里视野开阔,可决眦俯瞰山脚茫茫尘俗、远处苍苍江面。其地势地形,化在寺门的楹联上:潮平两岸阔,江束四围圆。

“长啸一声山鸣谷应,举头四顾海阔天空。”啸,已遗失为魏晋名士的生活态度,如今的人们忘了举头四顾,沉迷在低头刷机。一对中年男女坐在香炉边搂抱,过分亲昵,面白如墙眉黑如墨的妈妈用手机对准儿子,吩咐道:“快说‘我们来游狼山啦’快说呀!”

孩子见有陌生人盯住自己,不愿配合。几位带着官派的中年男来到平台,感慨一声:“不虚此行啊!”

作为生活的旁观者,生活便成可爱。所以常常提醒自己,跳出去,退到灯火阑珊处,看他人甚至自己的悲欢离合,哪怕置身人群,也要保持咫尺天涯的距离。

天地大美瞬息万象,又恒常不变,无常中赐予力量。山水、自然、人间草木、婆娑光影,这些存在能够慰抚人心。

俯瞰山脚的别墅群,想象居住其中的人们枕着江声入眠、开门即见江水悠悠,不免心生羡慕。一群大鸟结队在此间飞旋、嬉戏、停歇,秋光与江风属于它们。“鸟去鸟来山色里,人歌人哭水声中。”鸟的来去惊艳了时光,人的歌哭苍凉了流年,涛声依旧,千年不变的风霜温柔了岁月。

支云塔下,木鱼橐橐。

支云塔建于北宋984年,在《老学庵笔记》中,陆游对此塔建成的说法颇似浪漫:宋徽宗年间,有一商人捐资修葺河南某塔,此人经年而归,舟行江上,忽见自己捐资修建的塔由西向东漂浮而来,塔中走出一位和尚,合掌相告,他将此塔送往东海神山压治洪水,飞经狼山,在此落定。

走同一条路,爬同一片山,你会在不同时间遇见不可预知的风景。这是无常带来的另一面。

行走,总会遇见。

萃景楼在装修,信步而行,误入贵

宾接待室。墙上除了佛语墨宝,还有住持与国家领导在本寺的合影。

窗外矗立两棵银杏,飘落的叶子填满瓦楞。远处是长江,船只来往不息。柱上一副楹联既有执政者的豪阔,也有江海客的闲逸:入座平心论今古,倚窗放眼看江山。

木几上放着一本《中华佛教二千年》,翻至“南通广教寺”一页,上面有大圣殿、支云塔的图文介绍。书在寺内,寺在书中,人在塔下,塔在人手中的书上。人在书上风景里,风景在翻书人眼中。虚实交叠,机缘妙哉。

这样的窗口,可以上人偷得浮生半日闲。

下山途中,遇到可度法师。去年冬天来此,见他着僧袍,端坐桌前,低头翻看经书,经书后面的手机亮光映照在脸上,身旁摆放着姓名标识牌。时隔数月,恍如一瞬。这会儿,他已换上黑色皮夹克,拎黑色公文包,目不斜视,步伐快健,像艺术工作者提前下班的样子。

遇见一位僧人,在振衣亭稍做休憩。他微微一笑,说道:“来坐下歇歇。”于是拐进去。见他有一包袱,露出衣裳,问了一句:“师父这是要去哪里?”“不去哪,我就在这里。”他再次微微一笑,面色泛红。

一位女孩走过来,合掌问讯:“师父你好,请问哪里有佛珠,我想请一圈佛珠。”

“佛珠开光啊,我带你去。”说完,他便起身拎包,离开亭子。

独自坐在亭内,莫可名状地觉得有点好笑,是苍淡的喜悦。

山腰上有两三间杂货铺,店面虽小,却是琳琅满目。僧人站在琳琅货物之前,双手合掌,捧着一串佛珠,低头念诵一阵,交给女孩。女孩双手掬捧过佛珠,点头致谢,然后离开。

天色渐晚,阴暗欲雨。下山途中,数次遇到那位“我就在这里”的师父,他从幽径走来,深绿亮黄的树林中,一袭灰黄僧衣,一串正红佛珠,红色包袱分外醒目。